

新春小舞台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欧阳常贵

封面设计：李 忠 伟

新春小舞台

云南省群众艺术馆 合编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7 2 1 6 工厂印装

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82 1/32 印张：5.875 字数：130,000

1981年10月第一版

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16.377 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一言为定 (现代花灯剧)	赵寅生 (1)
金帅飘香 (山歌剧)	尹嘉兴 (19)
抓阄分娘 (现代小戏曲)	屈江北 郭进拴 (36)
婚期 (现代小滇剧)	杨 桐 张惠生 (57)
柜中狼 (现代花灯剧)	吴 德原著 马绍云移植 (82)
船头会 (新编古装花灯剧)	孙少文 (106)
花相公装箱 (传统花灯剧)	黄加授 黄伟 谭宣整理 (124)
逃婚记 (传统花灯剧)	朱 柄改编 (145)
淘气宝回乡 (花灯说唱)	宋佳良 (160)
讲礼貌 (相声)	董长禄 (166)
智歼赵扁担 (快板书)	戴运德 (177)

一言为定

(现代花灯剧)

赵寅生

人物：阿爹——五十多岁，生产队长。

阿妈——五十多岁，队长之妻。

春花——女，二十多岁，队长之女。

时间：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。

地点：滇南彝族山区花寨生产队。

布景：台左万年青树。台中队长家。檐下挂有包谷、辣椒、禽羽兽皮等。屋中置一张方桌，桌旁有靠椅。台右有一门通内室，门边放一简易画架，一对半成品箩筐，草墩。

〔幕启。春花身背被包，肩挎画箱，自台左上场。〕

春花（唱）夕阳余辉照彝山，

脱产学画十五天，

阿爹不按合同发奖金，

春花我急急忙忙回家园。

嗨，说起我那个阿爹，真是气死人，气死人了！开春订的合同，规定好了副业队承包的蜂蜜超产部分奖励百分之二十，队里和社员都在合同上首签字盖了章

的。可是，现在看到普卓才大爹超产了九千斤，该得提成奖金二千元，我那个当队长的阿爹就不敢给人家兑现了，说是一次奖二千元，只怕别人说队委会是鼓励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。他们队委会争论了好几回，最后硬是决定这二千元奖金不发给普卓才大爹了。这咋个要得咄！我那个队长阿爹，就是胆子小，耳朵软，顾虑多，主见少！今日我要回去跟阿妈商量商量，想办法把阿爹他们做的这个错误决定扳过来。嘿，你莫讲哩，我那阿妈虽说五十多岁了，大是大非还分得清呢！哎，就怕她向着我那队长阿爹，心疼我那队长阿爹，胳膊肘往里弯。（皱眉思索）哈，有了，有了——我要想办法让阿妈的胳膊往外弯一回。阿妈！阿妈——

〔阿妈内应：“哎——”自台右门上场。〕

春花 阿妈！

阿妈 哟，怪不得喜鹊一天叫喳喳，想必有贵客来我家，却原来是春花小囡甜甜蜜蜜叫阿妈。哈哈，快把被包放下，（接过被包和画箱）歇歇气喝口茶，让妈好好看看我的宝贝囡。

春花 哎，小心我的画箱！（将画箱轻轻放上画架）

阿妈 喔唷！一个画画的小木盒有那样宝贝嘛！你这个花灯迷，才去县文化馆学了半个月的画，又变成画画迷啦。

春花 阿妈，你这久身体好吗？

阿妈 好！好哇！

春花 阿爹呢？

阿 妈 也好，也好！眼下正在收打，又是个大丰收，他忙得差点跑脱大膀，乐得快要笑落下巴，今天一早就上县城买喷头去啦。哈哈，这个老倌。

春 花 （学妈讪笑）嘿嘿嘿，这个老倌。阿妈，你光顾得高兴，就没听听大家批评我爹的不是了？（赌气地将身扭朝一旁）

阿 妈 哟，死丫头当真是会演戏嘞，刚才还笑咪乐呵的一张脸，咋个一下就垮成个马脸了。（略一思索）嗯，春花呀，瞧你那张翘簸箕嘴，咯是你爹办错了哪样事，往你那粉团花一样的脸上抹了层锅烟子？

春 花 当然就是！阿妈，你听我说。

（唱）彝山上百群羊只只看头羊，
咱花寨万般事桩桩看队长。

阿 妈 （唱）你爹他起早摸黑事事走朝前，
众乡亲谁人不把他来赞扬。

春 花 瞧，阿妈你还表扬他！

（唱）在村头听得社员多议论，
批评话足足讲了几大箱。

阿 妈 嗨，意见倒不少哇，到底是为台哪样事？

春 花 （唱）普卓才养蜂超产应该奖，
阿爹他不肯兑现为哪桩？

人家小三因还学着阿爹当初的腔调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，请相信队委会的奖惩决定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！”可是你瞧，……唉，真羞人！

阿 妈 噢！（唱）原来是为此事你才不合心，

我看你是狗拿耗子白费精神。

春花，你爹当他的生产队长，你当你的副业组长，你应当带头听从他的才是。

春花 听他的？单凭这个养蜂超产的奖励不兑现，做得不合，我就带头不听！

阿妈 （暗暗赞许，故作恼怒）嘿，驾驮子的老马识山路，当队长的老倌还会迷途？他不合在哪点？走错的岔道是哪股？我倒要听听没舌头的知了乱喳喳，你说。

春花 阿妈呀，（唱）今年春队委会曾作决定，

养蜂员定额产蜜三千斤。

普大叔呕心沥血精心放养，

八个月就产蜜一万二千斤。

按规定应奖励超产金二成，

却为何阿爹他至今不执行？

倘若是队长说话不算数，

从此后又怎能取信于民？

阿妈，阿爹他最听你的，你也该劝说他几句。可不能包庇他，你的胳膊肘该朝外弯弯了。

阿妈 朝外弯弯？（嗔怪）鬼丫头，阿妈多阵包庇过你爹？刚才阿妈是故意逗逗你这憨姑娘。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还为这件事敲打过他喃。可是这个犟老倌推三阻四硬是说不服，气得我一夜都没理皮他。

春花 （转忧为喜）嗳呀，我的好阿妈。等一下我们母女两个跟阿爹来个——（两手向内作手势）

阿妈 两面夹攻？

春花 对！里应外合，准能说服这个爹老倌！

阿妈 鬼丫头，只晓得蛮来。性急吃不成热粑粑，还得用心计呀。

春花 心计？！用计谋！喔，对了！

〔沉思片刻，无意中视线落在谷箩和画箱上，顿时计上心头。

（欣喜地）阿妈，我有个主意了！（从画箱内取出画板、画笔，对妈耳语，妈会意而笑）到时候，我们就给阿爹来一张“充饥画饼”。

阿妈 机灵鬼，就仿你这个馊主意办。

春花 阿妈，独脚戏难唱，我又性急毛躁，还要你紧锣密鼓当配角，这出戏才唱得成喃！

阿妈 妈晓得。

〔妈入厨房拾掇。

〔花侧身向观众，在画架前调色作画，俄顷转念，搬画架入内。

〔爹敞开衣襟，兴冲冲地背一篓镏新锃亮的旋转式铝喷头，自台左上场。

阿爹 （唱）党的政策象及时雨从天喜降，

吉祥露滋润着彝家心房。

俗话说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

老倌我不服老意气昂扬。

急匆匆买喷头县城回转，

巴不得喷灌花早吐芬芳。

（放下背篓，误把妈当作春花）春花，听说你早我一脚回来啦，快来瞧阿爹背回来哪样宝贝。春花，你

做饭啦？也好，赶紧点整饭吃。阿爹我从中午到这阵滴水未沾牙，肚皮饿得贴着脊背心了。略有现成的东西吃？快拿给你爹填填肚子。哟，厨房里首黑古隆冬的，你咋不开灯呀？傻丫头。

〔爹开灯。妈出，将毛巾掷于爹。〕

阿 妈 （嗔怒地）给你吃呵欠！死老倌，老眼昏花的也不看看清楚，哪个是你因？！

阿 爹 （吃惊，尴尬）咦？是你呀！春花她妈。嚟嚟嚟，吓我一大跳。

〔花闻声而出。〕

春 花 阿爹！你回来啦？快坐着歇歇气。（挪椅，斟茶）阿爹，你请茶。

阿 爹 （一饮而尽）好痛快呀！再来一碗。

阿 妈 （疼爱地替爹拭汗整衣）瞧你这副乌糟相，咯是嘴巴贴上封条了叟，进城办事一整天，米线捲粉嘛也该吃上两碗吵。这阵刚起火，冷饭团也没得一个，你就再坚持一下吧。

春 花 （递烟擦火）阿爹，先抽锅毛烟。

阿 妈 这往返山路百多里，有拖拉机你偏不坐，活该你自作自受，我才不疼你喃。（捻酸花）今日我这胳膊肘可不能朝里弯了。

春 花 阿妈！

阿 爹 嗨，老奶呀，这还少不得怪你嚟！昨晚你挨我呕气，我也没睡好，心里首乱敲小鼓。今早起来吃了两碗泡冷饭就往县城跑，米票、钞票也忘记装进包包。再说这手扶拖拉机才买来不久，新崭崭亮堂堂的，我咋

个舍得坐嘛。等到这批铝喷头一拿到手哇，心首扎实喜欢，肚子不觉得饿了，脚步也轻了，我就——

（唱）口唱山歌情满怀，

大步流星回转来。

春花 阿爹，你真是辛苦了。我帮阿妈整饭去，（调皮地）好好慰劳一下阿爹队长！

阿爹 哈哈，这丫头。

阿妈 是喃，我们早就合计好了，要款待你一番。

阿爹 哦，一个慰劳，一个款待？（旁白）嗯，这回是鸭子崴进鱼塘里首——有得吃啰！老奶，准备整些哪样好吃的呀？

春花 （抢话）阿爹，我来说。

（唱）新分的香糯桂花煎糍粑，

陈年的高粱美酒驱疲乏，

蒸一碗味美鲜嫩的酱糟肉，

外加红烧箐鸡、麂子干巴。

阿妈 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。我有言在先，喏，要求不高，我们去整饭，你把那对谷箩收上口、箍好边。

阿爹 这一小点事好说，一言为定！你那些酒肉我是吃定喽！

阿妈 爽快的老倌，那就一言为定！

春花 阿爹，赶紧编呀。

阿爹 我说一言为定了嘛，何消慌噻。我看你妈真是越来越精明了，她还怪会有办法来调动我的积极性哪！

春花 阿爹，这就叫做“按劳分配”、“奖惩分明”！

阿爹 奖惩分明？嗯，有道理。

〔妈与花相视对笑，二人入厨房。

阿 爹 常言道“饥不择食”，更不消说还有那多好菜美酒在向我招手，我这就干起来哟。

〔阿爹挽袖坐于草墩，疾编谷箩得心应手，口哼彝族“跳乐”山歌，不时朝厨房瞅瞅。

〔稍顷，花搬画架出，画架上罩着一块布遮没了画板；她见爹忙碌，抿口暗笑。

春 花 阿爹，你手脚真麻利，编得好快呀！

阿 爹 这不是挨你妈敲好板子定准了眼，一言为定了嚟。

春 花 一言为定？（旁白）对，我就先旁敲侧击，打他一通边鼓，然后再来个迂回包围。（对爹）阿爹，这阵我插不上手，就给你讲一段故事助助兴，好吗？

阿 爹 嗯，好久没听你这个业余演员说戏了，你就讲来。

春 花 （唱）说的是古时候有个王君，

“一言为定”这句话天天哼。

阿 爹 哦？有意思，他也爱说“一言为定”？

春 花 （唱）有一年国王害了头疼病，

痛得他饮食不思坐卧不宁。

没奈何出皇榜寻医求贤，

（白）谁若能治好寡人的病，我就——

阿 爹 咋个整嘞？

春 花 一言为定？

（唱）封他为官赏他一座城。

阿 爹 哟哟，癞蛤蟆打呵欠——大口大气的！咯有人去了？

春 花 有哇。

（唱）有一位老医生揭榜晋见，

只三帖中草药果然显灵。

阿 爹 封了他个哪样官？

春 花 封官？

（唱）国王他早就忘记在哪边天，

只给了老医生三两纹银。

阿 爹 唉，上当了。

春 花 （唱）半年后国王重发头疼病，

只见他哭爹叫娘痛不欲生。

阿 爹 背时鬼，活该！

春 花 （唱）没奈何城门又把皇榜挂，

（白）谁若能治好寡人的病，我就——

阿 爹 又噉那样白话？

春 花 一言为定！

（唱）招驸马赐公主与他完婚。

阿 爹 这回咯还有人去？

春 花 有哇。

（唱）又一位年青郎中进宫门，

中草药只三帖祛除病疼。

阿 爹 还是年轻人走运。

春 花 走运？

（唱）国王他早就又忘记干净，

又只给那郎中三两纹银。

阿 爹 真是岂有此理！

〔妈闻声忙出。〕

阿 妈 啊唷，老倌，你挨哪个发火啊？

春 花 （示意）阿妈，我在给阿爹噉故事。阿爹，你听着，

还有呐。

（唱）没多久国王又犯头疼病，
痛得他呼天喊地告神灵。

阿 爹 骗人精，不消理皮！

春 花 （唱）没奈何他又出第三榜，
（白）谁若能治好寡人的病，我就——

阿 爹 哼，不消你说我都认得了。这份牛皮哪个不会吹噓！
（将编完的谷箩推开，起身清嗓，模仿）一言为定！
（唱）退帝位让天下由他做王君。

春 花 合喽合喽，真妙哇！阿爹模仿那个嗽白话的国王，还扮得满象嘞！

阿 妈 嗯，（暗指爹）他尽耍麻大头百姓，这回肯定要吃苦头。鬼才相信那个掉脑壳的昏君嘞！

春 花 是啊，
（唱）一整天皇榜落灰无人揭，
三更时国王蹬脚丧了生。

阿 爹 死了好，这份人死了干净！

阿 妈 老倌，你可千万莫学那个国王嗽白话呀！

阿 爹 嗨，老奶呀，你咯是吃了粘渣渣拌香灰，咋个又扯来我身上了？

阿 妈 你动不动张口就是“一言为定”，到后来又不算数，有点仿噻。

阿 爹 哪样？我有点仿他？

春 花 （急忙暗示妈）哎，阿妈，故事终归是故事噻。

阿 妈 好好好，我不打岔，听小因嗽。

春 花 噯呀，我差点忘了一台事。（从画箱内取出几张画

稿)阿爹,这是我在县文化馆美术学习班上,抽空根据你的设想画的“三年规划图”,你看看咯合?

阿 爹 (接画稿翻看)合喽合喽,画得正合阿爹的谱气。

阿 妈 (旁观画稿,突然抢话)啫啫,老倌你瞧,这不是俱乐部明年打算买的哪样电……电母鸡吗?

阿 爹 嗨呀,我的老奶,莫逗人笑啦。哪样电母鸡,是电视机!

阿 妈 合喽哩,是电——视——机!

(唱)四方方亮闪闪象个小戏院,

藏花灯一直藏到你面前,

新电影古装戏样样都得见,

天下事饱眼福实在新鲜。

好日子象倒吃甘蔗节节甜,

老奶我少说再活八十年!

阿 爹 瞧你老奶喜欢的,真是越活越年轻了。

春 花 阿爹阿妈,你们瞧这幅画。(指画讲解)那高处的是风力抽水泵,不耗电不用油,就把地下溶洞里的潜流水提上来,“嘟噜噜”倒进蓄水池了。再通过塑料管把水引到田地首,(从背篓里拿出一只铝喷头)用这些旋转式喷头“哗”地一喷,“唰唰唰唰……”

阿 妈 咋个啦?

春 花 (唱)自流喷灌威力大,

牵来龙王漫山爬。

琼浆玉露凌空洒,

人造虹桥映彩霞;

浇得麦浪荡金波,

灌得稻香飘天涯，
瓜果丰硕露笑颜，
花卉舒眉绽奇葩；
一年四季春常在，
彝山浓妆处处花。

阿 爹 哈哈。百灵鸟的歌声再美，也比不上我家春花说的
好听哪！

阿 妈 （悄声嘱咐）春花，趁热打铁呀。（入内）

春 花 （点头，略一思忖）阿爹，我们花寨山乡巨变，最近
一下子添置了好多新农机具，我说不上来，你给嗽嗽
咯好？

阿 爹 一言为定，长话短说。新买的有——

（数板）一辆手扶拖拉机，

二台电动脱粒机，

三架脚踏打谷机，

四部机动喷雾器，

（唱）五呀张手扶插秧机。

春 花 （唱）这多资金哪里来？

阿爹你该说来历。

阿 爹 （唱）党的富民政策威力大，

既抓粮又抓好林牧副渔；

众社员齐心合力搞生产，

流血汗才挣来这份家底。

春 花 （唱）阿爹你说话莫讳忌，

照直说哪来重金购农机？

阿 爹 （似有觉察，支吾不语）这个……

春 花 哪个？你倒爽快些说呀！为哪样我们队以前也同样获得过粮烟大丰收，却买不起这一大扒拉新农机呢？这笔巨款出自何处？咯是阿爹会变魔术，栽出摇钱树？

阿 爹 唉，你这姑娘真会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摇钱树确实是有哇！

（唱）养蜂业出人意外大发展，
纯收入竟高达一万多元，
仅此款购农机尚未用完，
还留存生产基金二千三。

春 花 对喽！阿爹，我问你。

（唱）为什么对门山寨的养蜂场，
无贡献反给集体增负担？
这两年每况愈下蜜减产，
两相比天壤之别是何因缘？
是不是彼此执行政策有差异？
才导致盈亏余缺大不一般。
举此例窥斑见豹教益非浅，
当深知奖惩分明非等闲。

阿 爹 嗯，说的倒也是啊！

春 花 （唱）普卓才养蜂产蜜多贡献，

（白）阿爹你岂能学那噉白话的国王——

（唱）言而无信、不发奖金、自食其言？！

阿 爹 哪样？我学那个国王言而无信、自食其言？哼！灰毛斑鸠哼不出个好调调。没料想你这黄毛丫头挨老馆兜了一大个圈圈，是在把我的话往外套，抓住话柄乱扣帽！这笔奖金数目大，我怕有人讲二话。

春花 这笔奖金又不是你用铜炮枪打来的，是普大叔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嘛！队上既然老早把章程来订下，超产发奖金就完全合理合法！

阿爹 唉，不能发！

春花 就合拿！

阿爹 不能发！
春花 （争执）就要拿！你，你！嗨！

春花 你要是坚持不发奖金，我扎实想不通！我这个副业组长也不好当。（从方桌抽屉里拿出几本账簿）喏，这是副业组的全部账目。（塞给爹）我，我不干啦！
（抽泣）

阿爹 啊？！你……你！罢了，我肚子还饿着嘞，不有气挨你练嘴！（大声向内喊）老奶，饭咯整好了？
〔妈急上场。〕

阿妈 哎哟哟，死老倌你是咋个了？咯是昨晚吃了八两炸药还没消化哦？大声武气的！父女俩难得谈谈心，咋个说崩就崩了！（替花拭泪，劝慰）哎，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，还兴哭？（见花破涕为笑，一语双关）对喽，饭甑子正上气嘞，可不能半途撤火哟！（转对爹）老倌，实话挨你说，饭菜倒是都整得差不多了，不过还不着你磨牙齿肿脖子的时候。

阿爹 咋个？还不抬来我吃？老奶呵，上前不是你“有言在先”，我“一言为定”的吗？你莫要存心捏我的细脚杆！

阿妈 这……（欲进厨房，被花拦住）

春花 阿妈，你咋个了？